

# 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的婦女

劉健仁

## 目錄

1 引言	頁 2
2 婦女參與太平天國建立的概況	頁 2
2A 起義之前	
2B 金田起義	
2C 定都天京	
2D 小結	
3 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	頁 6
3A 婦女可授田	
3B 敬拜上帝	
3C 廢除買賣的婚姻	
3D 下令婦女放足	
3E 設女官	
3E.1 軍中女官	
3E.2 繡錦女官	
3E.3 王府女官	
3F 設女試	
3G 設女館	
3H 小結	
4 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婦女的關係 - 以女館為例	頁 12
4A 女館的初期	
4B 女館的運作	
4C 小結	
5 總結	頁 16
參考書目	頁 17

## 1 引言

太平天國的婦女是不少歷史學者筆下所觸碰、描述和討論的一個課題，或者，我們可以誇張地說，婦女是這段歷史記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單因為婦女在太平天國的起義與發展初期不單有不少參與，而且太平天國也訂定了不少關於婦女的制度，分別涉及軍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大重要領域。雖然太平天國的國祚甚短，但帶來了大量與婦女相關的課題，那麼，究竟太平天國的建立與婦女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呢？當中是否隱含著一些關於婦女的關注點呢？為揭示這個問題，本文將分別從三個方面入手，先進行縱向地的描述，簡介婦女參與太平天國的發展概況，然後再進行橫向地的觀察，介紹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最後選用「女館」為例子，作一個深入的探討，以發掘太平天國的婦女與國家建立之關係。

## 2 婦女參與太平天國建立的概況

在太平天國建立的歷史裡，婦女都有積極參與，尤其是建國的早中期，相關的記述也比較豐富，其概況可以大約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起義之前，金田起義，以及定都天京之後：

### 2A 起義之前

早在馮雲山組織拜上帝會時，已經積極招聚婦女參與宗教活動，並讓婦女與男人一起參加聚會。當時的禮拜聚會實行男女分座，當中尤以紫荊山地區的婦女最為支持。由於拜上帝會招攬婦女為信徒，所以拜上帝會的力量一時間壯大了不少。後來，洪秀全成為了拜上帝會的領袖，更被婦女神化為一位非凡的人物，從此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強。話說當時一位名為洪宣嬌的女信徒，在 1847 年洪秀全到達紫荊山時，她聲稱自己在 10 年前曾夢見上帝報夢：「十年後有人來此教人拜上帝，汝當遵從」，於是洪秀全對她的夢話加以利用，並聲稱自己也曾得上帝報夢，得知自己原來是上帝的次子，如今任務是要下凡救世，叫人拜上帝，如此影響力日益加增。同時，由於洪宣嬌的夢話對洪秀全宣傳十分有效，吸引了更多信徒前來參與拜上帝會，於是洪宣嬌因此功勞而被洪秀全抬舉，稱她為天父的第六女兒，即洪秀全對她稱為妹妹。從此之後，洪宣嬌繼續協助洪秀全，以影響一眾女

信徒。當時教徒間常傳說：「男學馮雲山，女學洪宣嬌」，可見洪秀全早已透過提攜女性領袖來領導婦女們的行動和思想，以令婦女對國家作出更多貢獻。<sup>1</sup>因此，隨著婦女領袖的地位開始被重視，太平天國婦女的地位亦由此處開始攀升了。

## 2B 金田起義

在 1850 金田起義，當時把信徒組織為不同的團營，婦女們也被編入女營，又稱為女軍，跟男人(男營)一樣積極地武裝起來，參加戰爭。當時各地會眾有變賣田宅產業或焚燒房屋器具，實行扶老攜幼，義無反顧地參與反清之戰。根據《潯洲府志》的記述「顧向之從賊者，類皆自逸去，而拜上帝會則必家屬子女俱，產業賤售。或問其故，則曰：『我太守也，我將軍也，豈汝輩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調戚鄰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豈汝輩村婦女耶』」。雖然這是對太平團營起義的嘲諷，<sup>2</sup>不過，卻反映了當時男性以外，婦女參與太平天國起義也被別人取笑的情況。同年年底，太平軍先後進攻清軍在思旺和蔡村江的根據地，自始展開了反清的戰爭，並以「太平」為號，及後繼而建國號「太平天國」。在新國度建立時，掌權者按著實際的情況，在軍中實行財產公有制，<sup>3</sup>後來，在馮雲山的構想基礎上推出了最早期的官制、禮制、軍制，又推行自創的「天曆」。

隨著婦女對太平天國的積極參與，統治者設立了不少破天荒的制度，例如女子可授田、婚姻不論財等。而金田起義成功後，婦女在戰爭和國家建立的角色上並沒有減退，相反，她們的英勇得到歷史記載，例如 1852 年 2 月 23 日洪秀全曾親下詔令，當中亦提及「男將女將盡持力……同心放膽殺妖」<sup>4</sup>，而清的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對太平天國的女軍亦有記載：「賊素有女軍，皆為王新屬，瑤僮丑類，生長洞穴，赤足裹頭，攀援岩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官軍或

---

<sup>1</sup>陶短房著：《這個天國不太平》(香港：中和出版社，2011)，頁 47。

<sup>2</sup>「起義之始，即不恥于“耕田翁”、“村婦女”」。另見，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南寧：廣西人民，1989)，頁 416 頁。

<sup>3</sup>「太平天國開國史」，〔網上資料〕：取自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5%B9%B3%E5%A4%A9%E5%9C%8B>)。瀏覽於 2011 年 5 月 15 日。

<sup>4</sup>「妖」是指清軍，他們稱滿清為「清妖」。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北京：三聯，1956)，頁 319。

受其衄」<sup>5</sup>，由此可見，婦女當時是太平天國一個重要的作戰力量，可說是跟男人平分秋色。

## 2C 定都天京

定都天京後，戰事仍常常發生，但隨著太平軍不斷擴大，若非不得已之下，女軍基本上已不需要出戰抗敵，所以太平天國的婦女漸漸地從戰場的前線上退下來，轉為在後方的防守要務上貢獻自己。防守方面，除了前述婦女充當守城軍外，她們也會佈戰陣防敵，例如她們削竹簽插地佈防陣、搓麻繩來絆敵軍戰馬腳、在城外挖壕溝等，所以婦女在定都後承擔著捍衛天京的重任。<sup>6</sup> 1853年12月24日《華北先驅周報》中一篇由法國公使描述的探訪天京通訊中，也有形容婦女擔當守城的任務，「他們以一萬三千人為一軍，自有女性的各級長官。廣西婦女萬人守城內，一如士兵」。<sup>7</sup> 潛於太平天國的細作張繼庚從天京送密函給清欽差大臣時亦提及：「破城後，廣西婦女宜盡誅戮，斷不可姑息赦之，以其人皆勇悍，曾扮牌刀手，出城拒戰」。<sup>8</sup> 從這個忠告可見，以廣西女軍為主的守城女軍的確勇猛過人。

除了防衛之外，婦女漸漸轉為國家各大建設責任的承擔者。首先，王宮是太平天國權力的一個重要象徵，定都天京後，建造王宮便成為了不可遲疑的大事。由於洪秀全並沒有選用位於南京城東部原來明朝的宮殿為王宮，而選擇改建兩江總督衙門為新王宮「天朝宮殿」，又稱「天王府」，所以天京上下為了建造宮殿，徵用了數萬工匠，日夜趕工，並在半年建成。後來，王宮又失火燒毀而重建，而重建規模比之前更大，例如新王宮建有內外兩道的宮城：外城太陽城，有鐘鼓樓、天父殿、御河、朝房等；內城金龍城，有金龍殿等三大殿，後宮有八個，而王宮東西兩側都建有王室花園。<sup>9</sup> 由於太平天國建立初期需要開展大量工程，而大興土木對勞動又有極大需求，於是婦女便成為了國家建設的重要人力資源，而當時天

---

<sup>5</sup>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 164。

<sup>6</sup> 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17 頁。

<sup>7</sup> 同上。

<sup>8</sup> 同上。

<sup>9</sup> 同上。

京威風的面貌幾乎全屬婦女的功勞。

其次，太平天國嚴禁國民穿著清廷朝服或官服，<sup>10</sup>為官者和軍兵一律改穿太平天國的朝服。這令國內對官服和刺繡的需求激增，加上不少社會的民生需要，如運米、負煤、收割等都由婦女一手包辦，<sup>11</sup>於是國家基本的民生衣食需要等各方面的照顧，幾乎全由婦女一力承擔。為解決問題，太平天國成立了專職的繡錦營負責管理，以滿足國家建立和發展下的官民需要。總之，太平天國的婦女幾乎全民皆兵，能幹粗活的，無法幹粗活的，都為了國家而付出自己的力量，投身國家的建設大業之中。

最後，由於官民間和防務上出現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於是太平天國設立了一些新的官制，以管理京地內外大小事務。當中的措施包括：破天荒地開辦過一次女科舉考試、改革女營編制、給婦女授權封官的機會。官制方面，太平天國設立了王府女官、軍中女官和繡錦女官三類，分別負責首義諸王府中供職的女官、統率女軍及專門管轄繡工隊伍生產，其官階和編制在《金陵癸甲紀事略》有以下描述「設女偽官，如在偽府者，偽丞相、偽檢點居多。其在外統帶女館者，至偽軍帥止，余為百長、館長，俱用黃巾紮頭，上寫偽銜，軍帥以上皆大腳蠻婆，百長湖北最多」<sup>1213</sup>。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婦女除了積極參與基層勞動之外，她們也有機會參與接近掌權階級的工作。

## 2D 小結

太平天國自拜上帝會創立時，已開始透過宗教作招來，以吸納婦女加入，並透過

---

<sup>10</sup>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 815。

<sup>11</sup>「汪士鐸乙丙日記述天京婦女說：『凡負米、舂稻、伐竹、掘濠、擔磚、剝麥、穫稻、負鹽、擔水之事，皆責並各自為謀，各自效力』這些都是站在反革命立場的敘述，但都反映出了太平天國組織廣大婦女參加各種勞動的事實。」太平天國史 834 頁。

<sup>12</sup>《金陵癸甲紀事略》對太平天國破格給婦女加官晉爵極為不屑，所以以「偽官」形容之。

<sup>13</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18。

婦女間的渲染，使拜上帝會成功地滲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圈中。<sup>14</sup>在金田起義之時才能做到一呼百應，男女老幼皆全家隨營出戰。若非婦女積極參與，此事幾乎絕不可能。而婦女加入作戰，不但加強了軍隊士氣，也可以幫助太平軍將士無後顧之憂。不過，在定都天京後，掌權者基於男軍人數日增，對女軍的需要漸減，於是婦女漸漸由戰場退出，從而轉為後勸工作。雖然婦女仍然承擔起國家建設的沉重擔子，可是，從太平天國的國家建立過程中觀察，婦女的角色卻由前線漸轉為後方，婦女在國家建立的地位亦漸漸變輕，不少在建國初期的安排，例如女科舉只辦了首屆，在建國中後期亦再沒有特別表揚女性領袖等。可見，太平天國給予婦女自身的發展機會只是曇花一現，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減退。當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以至婦女的发展大倒退呢？究竟當中有沒有甚麼其他的因素影響著呢？畢竟，太平天國的婦女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實在有極大的參與和實際的貢獻。筆者認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同時掌握太平天國相關的婦女政策和措施，以便運用更多角度去探討當中的問題。

### 3 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

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分佈於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和民生等各個領域，涉及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官僚制度及婦女保障制度等措施，其陳述如下：

#### 3A 婦女可授田

太平天國初期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當中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凡男婦每一個人自十六歲以尚受田」，這措施肯定了婦女可以獲得田產的地位，抗行封建土地政策的制度，不過，在太平天國始終未有真正的落實這項政策。<sup>15</sup>雖然女軍曾有承擔大量農務的安排，可是，她們都不擁有田地，卻只能夠以勞力換取糧食，尤其是天京曾發生天災失收的時段，由於無功婦女不獲分糧，所以女營曾出現大量婦女逃走的情況，可見土地制度從來也沒有落實過，婦女未有得益。

---

<sup>14</sup>拜上帝教著重信徒參與每週的敬拜、聽說教和傳教等工作，所以婦女一旦入教，便容易接受教導，又會幫助傳教。

<sup>15</sup>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31。

### 3B 敬拜上帝

《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皇上帝焉」，這肯定了拜上帝會對於婦女參與宗教活動的安排。<sup>16</sup>不過，其實百姓在平時也按軍令嚴分別男營女營，要求家庭被強行分開，夫婦無法團聚，所以在禮堂敬拜上帝，雖然仍然分男行女行，不過，卻成為了一家人(男女之間)唯一可以同場敬拜的見面機會。後來，太平天國取消了男女營之設立，這種「別男行女行」的敬拜情況亦不再復現。

### 3C 廢除買賣的婚姻

《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太平天國設有婚姻官主管婚嫁，當中指出「男女配合須由本隊主稟明婚娶官，給龍鳳合揮方準」，意思是男女結婚必須經過本隊主通知婚姻官，待接收結婚證書後方可作實。<sup>17</sup>這是一個在制度上廢除封建買賣婚姻的措施，使婚姻脫離父母的操控。不過，太平天國初期一直實行「別男行女行」的措施，令此婚姻制度並未貫徹於百姓之中。雖然這種形式的婚禮也有發生過，不過，卻只發生在局勢動亂和戰事仍頻的地方，又或者新人舉目無親之時，才會以進行這種婚禮。而舉辦這種婚事之家，亦會時常感嘆「此刻亂世」、「已被滅」、「時勢使然，不能不爾」的情況。後來，當太平天國的統治日漸穩定，暫時不再受到戰爭的騷擾時，他們百姓都紛紛恢復了以往封建時期的婚姻模式。<sup>18</sup>

另外，在天京實施女館的時期，太平天國的掌權者便透過「選秀」，從女館中選出美女，並通常在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及石達開生日時送入他們的府第中做王娘，稱為「天父賜來美女」。<sup>19</sup>後來，這個安排在晚期的女館中，演變為太平軍的將士可以「奉令選娶」，或者「將功賜婚」，唯獨必須遵守「不准妄娶」的原則，

---

<sup>16</sup>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第二冊》，頁 831。

<sup>17</sup>同上。

<sup>18</sup>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頁 81。

<sup>19</sup>《這個天國不太平》236 頁

<sup>20</sup>所以封建的婚姻制度在名義上被突破了，但新的婚姻制度和精神卻未有真正落實。

### 3D 下令婦女放足

由五代南唐開始，婦女已潮流纏足的風俗，認為小腳「三吋金蓮」才是美女，不過，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廣西婦女全都是被稱為「大腳婆」的客家人，她們絕不接受和認同這種「三吋金蓮」的審美觀念，於是她們入京後堅拒江南婦女纏足的習慣，相反，她們常有赤腳上街示眾之舉。基於廣西婦女沒有纏足習慣，所以她們不論作戰或勞動都遠勝纏足婦女，於是太平天國的當權者在定都後不久，便參照廣西婦女的情況，下令解放纏足，提倡「天足」，即天然的腳。根據《金陵紀事》的附詩中有這樣的描述「寡婦頻言與丈夫，柏舟節義笑為迂。挖溝駝米朝朝苦，削竹擔甌事事羸。一日萬家纏足放，四更百長竭情驅。蠻婆大腳鳴鑼過，女偽高官意氣殊。」根據附詩可知，當時可能曾發生過一日裡全城婦女一起放足的壯觀場面，這可算是歷代以來一次創舉。對於婦女強行把雙足殘害的舉動，相信這一次也屬於了不起的突破，不過，對於江南一帶已經長期習慣纏足的婦女，禁止她們纏足，卻帶來了肉體、心靈和外觀上的傷害，使大量婦女蒙受極沉重的痛苦。<sup>21</sup>根據《金陵癸甲紀事略》描述「婦女皆去腳帶，赤足而行，寸步維艱，足皆浮腫，行遲又被鞭打，呼號之聲，不絕於道。」可見婦女禁纏足之後，日常生活和工作都極受困擾，於是，江南婦女曾因為抵受不住而企圖以死抗議，並在禁纏足令發出的十天內集體尋死，據記載當時尋死者竟數以千計！最後，當權者唯有收回禁令，<sup>22</sup>不再強迫「解足」或「禁止纏足」。

---

<sup>20</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25。

<sup>21</sup>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34。

<sup>22</sup>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頁 827。

### 3E 設女官

太平天國設立了軍中女官、繡錦女官和王府女官三類，分別負責首義諸王府中供職的女官、統率女軍及專門管轄繡工隊伍生產，其內容如下：

#### 3E.1 軍中女官

從金田起義起，太平天國已開始設有最簡單的女官制度，就是把女軍編為中、前、後、右、左五個軍，而各軍中皆設有女頭目負責督帶。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因為婦女的人數增加，女軍共編了 40 個軍。而編制上亦進行改革，她們在每個軍中設總制、監軍、軍帥各一人，以及巡查一人，軍以下設 25 個卒，每個卒轄四個兩，個兩轄五個伍，每伍五人。一個軍除軍官外，應有 2500 名女兵，40 個軍便有 10 萬人了。除了巡查由男人負責外，當中全部都由婦女承擔，<sup>23</sup>而全部女軍都隸屬於「總理女營事務」的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所管理。<sup>24</sup>

#### 3E.2 繡錦女官

繡錦營是女軍以外的最大編制組織，人數約有 8000 人，專職負責民生衣食的生產和勞動，<sup>25</sup>主要收編江南一帶纏腳和老弱婦女為主。除了刺繡、造官服、農務等勞務外，她們亦負責文化生產，《金陵癸甲紀事略》有記載「兩湖賊有知畫者，為偽繡錦，擄脅各處並省中畫士，為之畫旗、畫年、畫轎衣，各賊首巢穴門扇牆壁，無一不畫」，故此，不少太平天國期間的壁畫和藝術品都是出於繡錦營的婦女之手。<sup>26</sup>

---

<sup>23</sup>陶短房著：《這個天國不太平》（香港：中和出版社，2011），頁 234。

<sup>24</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19。

<sup>25</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18。

<sup>26</sup>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頁 829。

### 3E.3 王府女官

鑑於京城的行政需要以及天王府和諸王府中「均有婦女在內，或千百人，或百人」，於是設立了一系列女官的制度，例如王府中設有的女官包括：掌門、貴使、女簿書、女承詔、女承宣等，由代各王批答公文，傳遞信函文書，到侍奉各王起居飲食，總之王府一切事務及勞役皆由婦女擔任。<sup>27</sup>

### 3F 設女試

基於天京各王府內大量人手需要，但婦女眾多，如果容許男女於王府混雜，實在是當權者的一大擔憂，加上，太平天國不設立太監，所以各王府中大小事務都由婦女承擔，於是天京曾多次選拔女簿書，相當於今天的女秘書考試，以發掘女才供王府使用，<sup>28</sup>當中被稱為第一位「中國女狀元」傅善祥，也是從這個制度中脫穎而出，成為了楊秀清的重要助手。<sup>29</sup>《金陵癸甲紀事略》亦有記載「賊將女館內識字女子考試，取傅善祥為第一，喚於內府，令司批答」<sup>30</sup>。不過，這卻是有記錄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的女試了，相信這可能是一個基於實際需要的臨時安排。

### 3G 設女館

在金田起義之時，由於拜上帝會眾信徒舉家參與，全家隨營，洪秀全便嚴格執行「別男行女行」的男女分營制度，把男女分營管理，以便保護隨營家屬的人生安全。<sup>31</sup>直到 1853 年，太平天國才正式於新佔的領地，如武昌、天京、鎮江、揚州及廬州等地開始於民間全面實施「別男行女行」，隨即在各地設立女館。初期女館以 25 人為一館，後來人數增加，最多可以超過 100 人為一館。女館基本上是所有女軍居住的地方，就天京一地的女軍，最高峰時的人數超過 140000，婦女分

---

<sup>27</sup>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頁 165。

<sup>28</sup>這個天國不太平，第 236 頁

<sup>29</sup>潘旭瀾著：《太平雜說》，頁 86。

<sup>30</sup>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頁 165。

<sup>31</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21。

別從事不同勞動，而其他城市亦仿照天京做法，設立類似的女館。<sup>32</sup>

由於女館制度是在軍民中長期實施「別男行女行」之措施，畢竟將男女強行分館生活，解散家庭，最終也破壞了倫常關係及正常的家庭生活，亦間接地影響了社會以家為基本的安定環境，以至，國內不時出現反對的聲音，甚至出現逃走的情況。《金陵癸甲紀事略》記載在癸丑夏季，天京女館約有 140900 人，至是年冬杪，加上所謂「新虜回者」才只達到 130400 人，再次年 6 月，又減為約 114300 人。當時，不少婦女趁著割稻、挖壕、送竹簽子、拾柴及抬同館死屍埋葬之機逃走。<sup>33</sup>後來，因為天災至糧食供應短缺越來越嚴重，加上，軍中內部強烈的不滿，所以女館制度無法再行，太平天國的掌權者才正式於 1855 年宣佈解散女館。

自始之後，雖然在一些新攻佔地據推行過女館的制度，不過，絕大部份只是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其原因也只是新加入的太平軍軍紀日益敗壞，在新佔地據開始出現軍兵強姦民婦之事。為了保護婦女，維持軍紀，掌權者才臨時重設短期性的女館，待社會恢復安定時，便馬上解散。由於晚期的女館只收容單身婦女或無家人照料的出征將士之妻，所以女館已不像早期般有嚴密組織，當中婦女也只從事刺繡勞作，所以晚期的女館又稱為「繡花館」。<sup>34</sup>

### 3H 小結

太平天國實施了一系列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當中不少是破天荒的新思維，以至婦女在地位和權力上得到了相當的突破。不過，從以上相關的制度和措施來分析，太平天國的婦女似乎並非如理想般得到發展和保障，例如土地的改革根本沒有實施、女館和禁纏足令不少婦女受苦、女試只辦過一次……等，可見太平天國對婦女的政策和措施實際上出現不少矛盾和問題。

<sup>32</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22。

<sup>33</sup>同上。

<sup>34</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25。

#### 4 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婦女的關係 - 以女館為例

若綜合分析太平天國的婦女參與國家建立的歷史進程，以及太平天國對婦女的相關政策安排的安排，相信已足以證明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的婦女是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不過，究竟當中所隱藏的是一個怎樣的關係，又有著一個怎樣的關注點？筆者希望透過以下段落把它揭示出來，相信要揭示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婦女的關係，「女館」作為一個囚禁婦女的地方，必然是探討問題的好例子。以下是筆者將嘗試透過女館的初期和運作兩大方面，作出的陳述和分析：

##### 4A 女館的初期

婦女自從團營起義開始已經男女分營，所以「女營」可算是「女館」的前身，<sup>35</sup>所以最早期的女館只有一個功能，就是成為男軍在戰場上的輔助力量。因為金田起義成功，越來越多人加入太平軍，於是掌權者為了加強軍紀，避免「奸邪淫亂」，便嚴厲執行「別男行女行」的制度。學者廖宗麟指出：「太平天國制定了『別男行女行』制度，即『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分別組成男營女營。正是由於太平天國實行嚴格保護婦女的政策，使得人數眾多的隨營眷屬和天國管轄區域中的廣大婦女，雖處於戰爭動亂歲月，亦得免受強徒襲擾凌辱之苦，並有效地維護了太平軍的紀律和社會秩序」。<sup>36</sup>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核心，就是婦女為何在戰爭中會受「強徒襲擾凌辱之苦」？根據一些近年發生的民族國家建立或衝突的資料，我們發現婦女通常是性侵犯的對象。學者陳順馨在《強暴、戰爭與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各民族的婦女在和男人一樣受到民族衝突或戰爭的一般性威脅的同時，卻幾乎無一幸免地成為性暴力侵犯的對象」。<sup>37</sup>由於男人強奸女人不單涉及發泄性慾，還可能涉及性別之間強弱的權力關係，即在強奸女人時，施暴者會感受到侵犯、佔有、操控、掠奪等屬於強者的權力慾，<sup>38</sup>所以在戰爭之時，婦女都成為弱者，成為被侵害的對象。除此之外，在《強暴、戰爭與民族主義》中，陳順馨亦提出男性施暴者與女受害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民族政治意義上的權力關係，就是「執行施暴行為的男性，在戰爭時期其實負載著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

<sup>35</sup>潘旭瀾著：《太平雜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 84。

<sup>36</sup>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頁 166。

<sup>37</sup>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122。

<sup>38</sup>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頁 125。

他們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純淨性的名義對別國或別民族進行侵犯的時候，隨伴著土地的掠奪的，必然對『它者』民族的『純潔性』進行干擾或破壞，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強姦當地的女人以及強迫她們懷孕」。<sup>39</sup>由此可見，近代民族之爭很重視婦女的性的貞潔和生育的血源純正性，所以強暴婦女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者「陽具霸權」的行動，而行為背後亦隱含著其政治權力的關係。

筆者相信太平天國的掌權者是知道強暴常常伴隨著戰爭而出現，所以他們不單在起義戰爭時發起全家隨營，要求男營女營共同進退，並且借用宗教信念，立下「十款天條」，明文規定國民「不好奸邪淫亂」，<sup>40</sup>避免婦女被侵犯，以及維護軍紀和社會秩序。由此可見，太平天國跟民族主義國家的戰爭有明顯不一樣的主張，就是他們拒絕陽具霸權。太平天國的掌權者並未有像那些民族主義者一樣對婦女身體要求絕對貞潔，又或者強迫婦女生產自己種族的要求，<sup>41</sup>相反，他們的關注點在於婦女在戰場上和後勤支援上的貢獻，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極端的手法，就是把男女分營，禁絕一切男女交往的機會，以免產生懷孕生育的顧慮，便可以大大減輕軍中的負擔。<sup>42</sup>

不過，太平天國跟民族主義國家對婦女的概念並其實非完全不同。當天京設立女館後，婦女雖然承擔起防守的工作，不過，她們幾乎沒有真正參與過戰爭，而真正保家衛國的責任，則仍然由男軍承擔，由此可見，婦女在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彷彿等同了國家的領土，是男人守護的對象，像其他民族主義國家一樣，他們漸

---

<sup>39</sup>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頁 125。

<sup>40</sup>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頁 420。

<sup>41</sup>「回教徒西遷到新設立的巴基斯坦國，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則東遷到印度……根據不同宗教信仰而劃地而治引起的不安與恐慌，會迫使人們背井離鄉到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同一宗教社群中去……不同教派的男人一方面攻擊另一些教派的人，另一方面設法保護自己教派的女人。他們認為，女人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一旦落入別的宗派的男人手中，要麼被迫改變宗教信仰，要麼被強姦，懷上異教徒的孩子，這樣女人不僅失去了貞潔，整個社群和種族的純潔性也會因而受到玷污。因此，當他們沒有能力拯救女人時，不少男人便把家族的女人殺死，並說她們是『殉教』。不少婦女也『自願』地集體投井自殺，以保持自身與宗教的清白……被其他教派拐賣和強姦的婦女，他們日後的生活更是悲慘：不僅在男人的手中倒來倒去，還被同一宗教民族的人所拋棄，因為她們失去了自身和民族的『貞操』。」陳順馨：「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載於：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3-14。

<sup>42</sup>劉健芝著：「恐懼、暴力、家國、女人」，《讀書》（1999年3月3-24），頁 6。

漸把婦女變成了男人拯救的對象，團結男人的工具。<sup>43</sup>雖然太平天國對婦女的主張和實踐上都跟近代民族主義國家有所不同，不過，他們對於婦女卻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種價值的想像，就是把婦女存亡與國家存亡等同起來。故此，無論是太平天國或是近代的民族主義國家，其實兩者間都是以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主體，把婦女視為客體，只是彼此演繹的方法並不一樣。

#### 4B 女館的運作

正如福柯指出「肉體直接捲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係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達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sup>44</sup>，這句話正說出了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掌權者於民間設立「女館」的情況。當時掌權者強迫所有婦女入館，以集中控制和管治婦女的一切，使女館變成好像囚禁婦女的女子監獄一樣，令婦女的一切日常生活和行動都盡在管治者的監管和安排之下，以便他們可以按著國家建立和發展的實際需要，給女館中的婦女分派各種任務和工作，例如把婦女編入不同的營，使婦女有的做軍人，有的做政務官，有的做勞動建設和糧食生產的工人，有的做各王府的王娘。從表面上看，婦女似乎在女館之中得發揮了，被重視了，被保護了，可是，她們對於種種加諸於身上的任務和安排，似乎沒有選擇，婦女壓根兒被強迫成為了國家建立的一枚發電機。如福柯所說，掌權者透過權力關係直接控制了婦女的身體，把婦女打造為國家建立所需要的器皿。

學者李奇志在《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有一文提及「以身救國：女性在民族革命中的歷史使命？」，當中他對於「情、色與救國之間」的小說文本中觀察到 2 種「身體控制」模式，分別是「被禁欲的身體」與「做祭品的身體」。<sup>45</sup>當中「被禁欲的身體」是指抑情救國的英雄們被禁慾，使婦女的身體能夠全心全意地服務於革命。筆者認為這個說法跟女館設立的精神極為吻合，尤其是太平

---

<sup>43</sup>「他們的邏輯是：男人可以戰鬥、並且在戰鬥中犧牲，或者利用自己的機智和力量逃跑，但是女人們就沒有這種能力。因此，她們特別容易被迫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更何況女人有可能被強姦，懷上異教徒的孩子，這樣的女人不僅自己本身失去貞潔，就連整個社群和種族的純潔性都受到了侮辱。男人能夠拯救自己，可是女人必須由他們來『拯救』。」布塔麗婭著：「沉默的問題：分治、婦女與國家」，載於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03。

<sup>44</sup>米歇爾·福柯著：《規範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27。

<sup>45</sup>李奇志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頁 290。

天國起義之初，婦女對於禁慾建國，「忍慾」負重絕無怨言，相反她們感到無比光榮。<sup>46</sup>再看「做祭品的身體」，這是指婦女若位於戰爭的第一線上，往往被視為一種祭品，一種為了達到更高目標的犧牲品或工具，例如「國女」、「妓女大英豪」、「美餌」等。<sup>47</sup>筆者認為太平天國未有把婦女以這種形式作為祭品，跟近代的民族國家一樣，太平天國絕不以出賣婦女的貞操為手段，當然，太平天國也沒有像那些民族國家一樣，為保障婦女不被強暴而殺死婦女。不過，太平天國的確有實施過犧牲婦女的措施，事件是發生天京經歷糧荒的時候，掌權者對女館實施限糧，以迫使婦女逃離天京，減輕天京的糧食壓力。雖這不是以婦女犧牲貞操為祭品，但掌權者卻妄顧婦女的溫飽之基本需要，其實也是變相地把婦女作為犧牲的祭品一樣。從這個層面看，當個人生命與國家的觀念相結合，並以國家的一切利益為先的時候，婦女便只有走上不由自主的道路，最後也成為國家大業的犧牲品。

#### 4C 小結

筆者認為太平天國的婦女作為國家建立的參與者，卻一直在女館的制度中未能真正獲得一個主體地位的國民身份，正如學者馬歇爾曾指出：「婦女在共同體中的公民身份常常具有多重性質，例如婦女跟男人一樣享有某些共同的成員資格，但另一方面某些國家總有一些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則、制度和政策。她進一步指出婦女的公民身份通常是從屬性，例如男人參軍是保家衛國，婦女參軍卻只屬於輔助性質」。<sup>48</sup>雖然女館提供了不少讓婦女地位和權力提升的空間，不過，正如以上的分析可見，太平天國的掌權者其實只是透過女館的制度，以挪用婦女的身體來達到國家建立的政治目的。在國家建立為主體的運動中，女館正清楚地反映了婦女作為客體的身份，是一種挪用婦女身體的形式，所以隨著女館的解散，婦女身體才重新得著解放。

---

<sup>46</sup>在太平天國早期，因為國家需要女子軍(女營)填補不足的戰力，於是，婦女從閨房中被解放出來，反傳統地能夠在戰場之上殺敵，一嚐英雌滋味，所以當中的光榮感，筆者相信是婦女們在戰事得到的滿足感、自豪感或被授權和被認同的感受，也相信這些都成為婦女願意放低傳統女性天職的推動力。

<sup>47</sup>李奇志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頁 291。

<sup>48</sup>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0。

## 5 總結

綜合太平天國的婦女參與國家建立的歷史進程概述、太平天國對婦女的相關政策安排的安排，以及筆者對女館的分析，筆者發現太平天國的婦女與國家建立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無法扭轉的客體和主體的關係。即使太平天國的建立跟近代的民族主義戰爭並不相似，不過，太平天國對婦女身體的挪用，對婦女的價值想法，卻跟民族主義國家十分相似，或者，分別只在於彼此間的演繹方式有所不同。換句話說，雖然太平天國的婦女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有積極的參與，但是在國家建立的大前題下，婦女似乎仍然只是一個戰爭的武器，國家大業下的一件工具、一件祭品、一個它者。

- 完 -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1. 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編：《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一冊》。北京：中華，1981。
2. 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編：《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二冊》。北京：中華，1981。
3. 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編：《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三冊》。北京：中華，1981。
4. 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5. 王戎笙，龍盛運，賈熟村，何齡修著：《太平天國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王慶成著：《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3。
7. 王鍾益著：《太平天國革命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8. 米歇爾·福柯著：《規範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27。
9.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太平天國史論第二輯》。南京：南京大學學報編輯室，1980。
10. 李奇志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11. 沈茂駿著：「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南寧：廣西人民，1989。
12. 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3. 高彥頤著：《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苗延威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4. 崔之清主編：《天國悲歌：太平天國興亡實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15. 張研等著：《天國悲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16. 郭毅生主編：《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苗延威譯。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17. 陳恭祿著：《太平天國歷史論叢》。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18. 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9. 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20. 陶短房著：《這個天國不太平》。香港：中和出版社，2011。
21. 進步書局編譯所編：《太平天國軼聞》韓英譯。山東：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
22.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23. 劉健芝著：「恐懼、暴力、家國、女人」，《讀書》1999年3月3-24。
24. 廣東太平天國研究會編：《太平天國與近代中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25. 潘旭瀾著：《太平雜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26. 謝興堯著：《太平天國史事論叢》。臺北：商務，1967。
27. 鍾文典著：《太平天國開國史》。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28. 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北京：三聯，1956。
29. 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30. 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北京：三聯書店，1981。
31. 羅蘇文著：《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英文書目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oan Wallach Scot (1996)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網上資料

「太平天國開國史」，〔網上資料〕：取自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5%B9%B3%E5%A4%A9%E5%9C%8B>)

。瀏覽於 2011 年 5 月 15 日。